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至七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蔣如燕

册府元龜卷五百七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作樂　夷樂

作樂第六

梁太祖開平元年既受唐禪始建宗廟凡四室每室有登歌酌獻之舞肅宗宣元皇帝室曰來儀之舞烈祖文穆皇帝室曰昭德之舞

二年正月太祖將議郊禋有司撰進樂名舞名樂曰慶和之樂舞曰崇德之舞皇帝行奏慶順之曲奠玉幣登歌奏慶平之曲迎俎奏慶肅之曲酌獻奏慶熙之曲飲福酒奏慶隆之曲送文舞迎武舞奏慶融之曲亞獻終獻奏慶休之曲太廟迎神舞開平之舞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正月將有事於南郊光禄大夫簡校尚書左僕射行太常卿充南郊禮儀使李燕進太廟登歌樂章洎舞名其懿祖昭烈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昭

德之舞獻祖文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文明之舞太祖武
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應天之舞昭宗皇帝室登歌酌獻
曰永平之舞從之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太常定莊宗廟堂酌獻奏舞武成
之舞
四年二月詔樂章有霓裳曲名與德祖孝成皇帝廟諱
同改為雲裳曲
長興三年九月壬辰宴羣臣於長春殿教坊進新曲是

日奏畢賜名曰長興樂

末帝清泰元年五月太常卿盧文紀言明宗皇帝祔廟其一室酌獻舞曲歌辭臣請名雍熙之舞從之

晉高祖天福元年即位臣欽若等按五代史天福二年三月追尊四親廟而不載樂章

四年十二月庚戌禮官奏歲正旦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玄同之樂再飲三飲並奏文同之樂三飲訖羣臣再拜樂奏大同賓之鐘左右皆應是月壬戌又奏正旦上壽宮懸歌舞未全且請雜用九部雅樂歌教坊法曲從之

五年八月詳定院奏先奉詔正冬二節朝會舊儀廢於
離亂之時興自和平之代將期備物全繫用心須議擇
人同為定制其正冬朝會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宜
差太常卿崔梲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
侍郎張允與太常等官一一詳定禮從新意道在舊章
庶知治世之和漸見移風之善今衆官簡討典禮具述
制度按禮云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大樂與天地同
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安上治人莫善於禮移風易

俗莫善於樂故樂書議舞曰夫樂在耳曰聲在目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於心難以貌覩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和合則大樂備矣又按義鏡問鼓吹十二案合於何所答云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漢朝乃有黄門鼓吹崔豹古今註云因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増之分為二十八曲梁置鼓吹清商令二人唐又有㭊鼓金鉦大鼓長鳴歌簫笳笛合為鼓吹十二按大享會則設於懸外此

乃是設二舞及皷吹十二按之繇也今議一從令式排列教習文舞郎六十四人分為八佾每八佾人左手執籥禮云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周禮有籥師教國子爾雅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大者七孔謂之籧歷代以來文舞所用凡用籥六十有四右手執翟周禮所謂羽舞也書云舞干羽於兩階翟山雉羽分析連攢而為之二人執纛前引數於舞人之外舞人冠進賢冠服黄紗袍白紗中單白領褾白練褠襠白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白布

襪武舞郎六十四人分為八佾左手執干干楯也今之防牌所以翳身也其色赤中畫獸形故謂之朱干周禮所謂兵舞取其武象周楯六十有四右手執戚戚斧也上飾以玉故謂之玉戚二人執旌前引旌似旗而小絳色畫昇龍二人執鼗鼓二人執鐸周禮有四金之奏其三曰金鐸以通鼓形如大鈴仰而振之金錞二每錞二人舉之一人奏之周禮四金之奏一曰金錞以和鼓銅鑄為之其色玄其形圜若椎上大下小高三尺六寸有

六分圓二尺四寸上有伏虎之狀旁有耳獸形銜環二人執鐃以次之周禮四金之奏二曰金鐃以止鼓如鈴無舌搖柄以鳴之二人掌相在左禮云理亂以相制如小鼓用皮為表實之以糠撫之以節樂二人掌雅在右禮云訊疾以雅以木為之狀如漆角而𢫬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羖皮鞔之旁有二紐髹畫賓醉而出以器築地明行不失節武舞人服弁手尚幘金支緋絲布大袖緋絲竹布裲襠甲金飾白練褴襠錦螣蛇起梁帶豹

文大口布袴烏皮靴工人二十數於舞人之外舞弁朱構革帶烏皮履白練褡襠白布韈殿庭仍如鼓吹十二按義鏡云帝設氈按以氈為床也今請制大床容九人振作歌樂其床為熊羆貙豹騰倚之狀以承之象百獸率舞之意分置於建鼓之外各三按每按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二人簫二人笳二人十二按樂工一百有八人舞助一百三十有二人取年十五已上弱冠已下容止端正者其歌曲名號樂章詞句中書條奏差官

修撰從之

十一月冬至帝受朝於崇元殿王公上壽列二舞於樂懸之北舉觴奏玄同之樂三爵奏文同之樂帝舉食文武歌昭德之舞又歌成功之舞上舉四爵登歌作羣臣飲懸下樂作又奏龜茲樂一部以侑食畢時以二舞久廢自此復興樂工舞人多取教坊伶官充用其歌聲靡曼抗墜端折舞容綴兆屈伸俯仰動作皆合節無離謾遲速之累及龜茲樂終乃奏霓裳法曲朝士咸以官舞奕舞所謂雅部而鄭衛之音更奏其內甚非禮也其後樂司自名一舞即及音聲人多出市井之徒限六十日教習教習未畢會正旦上壽登歌登聲則悲離煩慝如薤露虞殯之

音其舞進退不成旅蹈厲不應方識者皆曰歌舞所以遵德禮樂所以觀政今大失其序無如成之節季札無譏者此近之矣故其年駕幸鄴都安從進安重榮皆興兵向闕明年高祖晏駕次年契丹入寇至哉吉凶形兆之於樂也昭昭然其若是其可不重乎

少帝以天福七年即位禮儀使奏奉勑換高祖皇帝祔饗太廟酌獻樂章舞名伏請以咸和之舞為名者勑恭依典禮

開運二年太常丞劉涣上表曰伏以古今所重禮樂為先禮者安上治民樂者祭天祀地禮樂和則陰陽順陰

陽順則災禍銷故禮云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又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知禮不可不興樂不可不正臣伏自忝昇禮寺竊見全少樂工或冬正御殿或郊廟陳儀則旋差京府衙門樂官權充每差到雖曾按習且臨時未免生疎兼又各業胡部音聲不閑太常歌曲有期忝雜慮失恭虔伏乞聖慈宣下所司量支請給據數見闕樂師添召便令在寺舊人依古制教習並須精研方可備於懸稱為樂府薦於天地和其神人使八音

以克諧期百獸而率舞冀獲昭感永福生靈勑宜令太常寺除見管兩京雅樂節級樂官四十人外更添六十人內三十八人宜抽教坊貼部樂官兼充餘二十二人宜令本寺招召充填教習仍令三司定支春冬衣及月糧聞奏其舊管四十人亦令量支添請給其年中書舍人陶穀奏曰臣前任太常少卿伏見本寺見管二舞郎皆坊市大戶州縣居民若不盡免差徭無緣投名鼓舞竊以制禮作樂國家大事非造次可為也古者百獸率

舞鳳凰來儀非他也樂之至和所致今宮懸之内有琴
瑟簫竽之屬豈惟樂器不堪兼且樂工不曉每至御殿
但執之而已樂既無聲舞將奚用非擊石拊石手舞足
蹈之義也進作象功之事且僅厚誣退思治世之音不
應如是方今戎車尚駕武備猶嚴士農工商咸供力役
獨此舞者無所取裁況正殿會朝已久停罷其見管見
數等每有身亡皆是旋填補既不曾教習但虛免差徭
伏乞聖明且議停廢俟三邊寧靜五稼豐登然後集會

禮官叅酌故事先調律吕俾無沾懘之音次授干旄盡去婆娑之態庶於昭代不爽中和勅曰樂工且令教習舞郎權且停廢議者曰髙祖以雅樂久隳而興之嗣主以舞人為病輟之降神和人其制既亡羊亡禮廢於義何在教習可也寢停非也

漢髙祖即位稱天福十二年是年閏七月追立六廟制定太廟六室奠獻樂章舞名吏部侍郎權判太常卿張昭議曰臣聞先王作樂崇德所以殷薦上帝嚴配祖宗是明大夏雲門本匪自娱而至空桑雷鼓爰因孝享而

興自邃古以來施於郊廟至我太祖高皇帝始定天下
詔叔孫通定禮樂通始為廟樂有降神納俎登歌薦祼
等曲孝景皇帝以高皇帝有創業大功及神主祔廟帝
親奠獻及作武德之舞以歌詠高帝之功自是繼文之
君祔廟之時特為舞曲前朝祭祀降神用文舞送神用
武舞其登歌俎又即奏十二和之樂唯酌獻一曲每室
別立舞名今六祖在天四懸將奏合神酌獻之舞仰詠
積累之功臣實菿荛不置鐘律獲備擬倫之職敢竭愚

鄗之誠恭以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翼子貽孫洪唯藝祖
神宗平揖放勛文命按孝景皇帝詔曰祖有功而宗有
德制禮作樂各有其繇歌者所以發德舞者所以明功
高廟酌獻可奏武德之舞太祖高皇帝室酌獻請依舊
奏武德之舞歌用無射宫調世祖光武皇帝力攘大憝
再造丕基軒臺未泯於餘威衢室仍歌於盛德按東平
王蒼奏議曰漢制宗廟名皆不相襲以明功德光武皇
帝受命中興撥亂返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功德巍巍

比隆前代夫歌以詠德舞以象功世祖廟樂宜曰大武之舞時有制可之今世祖光武皇帝廟室酌獻請依舊奏大武之舞歌用黃鐘宮調恭以文祖明元皇帝濬發遐源肇興洪業再啟斬蛇之運諒繄吞鷰之祥恩斯勤斯至矣美矣遺德已喧於絃誦展誠復播於聲詩文祖明元皇帝室酌獻請奏靈長之舞歌用黃鐘宮調恭以德祖恭僖皇帝若木分暉春山寫潤家門忠厚早彰虛革之仁邦族顧瞻共仰籬桑之末即時謳詠猶在管絃

虔奉几筵宜光綴兆德祖恭僖皇帝室酌獻請奏即善之舞歌用黃鐘宮調恭以翼祖昭獻皇帝胙土開家分圭懋寵贊豪改觀咸驚白水之圖書歷數將歸共指黃星之分野業勤昧旦義感殊隣魯戈之却日如存幽谿之舊風安在式崇明祀用廣德音翼祖昭獻皇帝室酌獻請奏顯仁之舞歌用太蔟宮調恭以顯祖章聖皇帝當璧象賢藏符繼業藉累葉之繁祉搆興邦之永圖道濟續隆恩深顧復既祇見於天地將對越於靈祇式詠

休勲茂昭玄貺顯祖章聖皇帝室酌獻請奏章慶之舞

歌用姑洗宫調

九月權判太常卿張昭上議曰臣聞歌以詠德舞以象

功必於開剏之時便定聲詩制蓋以鋪舒文教宣暢武

經觀舜帝簫韶則揖讓之儀可見覩周家大武則蹈厲

之世如存儻無虁練管紓且調鍾律何以顯文祖受終

之迹紀盟津誓衆之年是以王者功成必須有作伏惟

皇帝陛下身為律度烝協荃英倦聞卧聽之音思奏無

邪之頌將欲配祖宗於清廟禮天地於圜丘是以正八佾之羽旄考四厢之金石俾其合叙靡至奪倫臣謬以菲才暫司樂職周朝用六代之舞粗識旨歸秦帝改五行之歌頗詳沿革今宮懸一部歷代雅音其登歌象舞之詩孝享嚴禋之用調須合度奏亦有倫近日改更率遺根本徒呈章句之學安論制作之繇臣謹詳按舊章發揮新意不改旋宮之義别為雅樂之名翼自我朝以為定制又義改二舞名曰昔周公相成王制禮殿庭遍

奏六代舞所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周室既衰王綱不振諸樂皆廢惟大韶大武二曲存焉秦漢以來名為二舞文舞韶也武舞武也漢時改為文始五行之舞歴代因而不改貞觀作樂之時祖孝孫改隋文舞為治康之舞武舞為凱安之舞貞觀中有秦王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二舞樂府又用為二舞是舞有四焉前朝行用年深不可遽廢倏國家偃息靈臺即別召工師更其節奏今且改其名具書如右祖孝孫所定二舞曰

治康之舞請改為治安之舞取禮治世之音安以樂義武舞曰凱安之舞請改為振德之舞取振旅士德之義貞觀中二舞名文舞功成慶善樂前朝名為九功舞請改為觀象之舞取易君子居則觀其象義武舞秦王破陣樂前朝名為七德舞請改為講功之舞取講武策勲義其治安振德二舞請依舊郊廟行用以文舞降神武舞送神其觀象講功二舞請依舊宴會行用請改十二和樂昔周朝奏六代之樂即今二舞之類是也其實祭嘗用別有九夏之樂即肆夏皇夏等名是

也梁武帝善音樂改九夏為十二雅前朝祖孝孫改雅為和示不相沿也臣今改為成取韶樂九成之義十二成樂曲名祭天神奏豫和之樂請改為禋成之樂祭地祇奏順和請改為順成祭宗廟奏永和請改為裕成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和請改為肅成皇帝臨軒奏太和請改為政成王公出入奏舒和請改為弼成皇帝食舉及飲宴奏休和請改為德成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正和請改為扆成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成和請改為裔成

元日冬至皇禮會登歌奏昭和請改為慶成郊廟俎入奏雍和請改為騂成皇帝祭享酌獻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和請改為壽成祖孝孫原定十二和曲開元朝又奏三和遂有十五和之名凡制作禮法動依典故梁置十二雅蓋取十二天之成數契八音十二律之變輒益以三和有乖稽古又緣祠祭所用不可盡去臣取其一焉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宣和請改師雅之樂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奏祴和請廢同用㢸成享先

農耕籍田奏豐和請廢同用順成
隱帝乾祐元年七月禮儀使張昭上高祖廟奠獻舞曲
名并歌詞表曰臣聞書稱舜禹之歌詩載商周之頌蓋
示清廟貽謀之本表玄王創業之難固宜播在謳謠被
之絃管永煥斷鼇之迹式彰伐鼓之勤伏惟高祖睿文
聖武昭肅孝皇帝龍躍唐郊龜謀代邸應黃星而恢帝
緒彌青犢以正乾綱爰在出潛備經歷試逐陰山之醜
類令振北門持分陝之權衡化流南國大勳允集駿命

攸歸旄頭落而外敵亡蜀井燃而漢圖霸大驅湩酪重滌寰瀛按稷嗣之舊儀遵未央之故事祇見天地朝拜寢園誓帶礪以賞功臣儼環璫而酬佐命比昭烈之雄王壘寄奴之王金陵瞻彼一隅寧光二祖湛湛清雒我戎德陽上林之仆榔重芬南頻之嘉禾再茂洪惟聖考無忝神宗黎民方慶其削平仙馭奄辭於顧復令則蚩開畢陌龍去鼎湖九虞之尸祝虛陳三后之衣冠已祔崇牙設簴萬舞盈庭覩總干山立之人如觀牧野聽戛

籥序興之韻似宴横汾象功之舞雖陳詠德之歌仍鈌
昔秦王破陣周帝降戎而猶寫在宮商形於綴兆聖作
物覩夫何讓焉臣載考聲詩恭詳典禮書曰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髙祖皇帝廟室奠獻舞曲請以觀德為名
周太祖廣順元年五月丙子太常卿邉蔚上太廟四室
奠獻舞詞表曰臣聞禮莫尊於明祀孝莫重於奉先歴
觀哲王必嚴清廟所以二簋可用陳於羲易之中百世
不遷著在周詩之内既修祀典爰奏樂章㳂瀃之音不

可以致來格蹁躚之貌不可以達至誠是宜詳按舊規發揚新號庶正動容之列永符觀德之文自西漢之初詔叔孫通重定禮樂始有廟樂及降祖納俎登歌薦祼等曲迨至唐朝降神用文舞送神用武舞其餘即奏十二和之樂每室酌獻一曲則别立舞名降及前朝亦詢此制今者將新郊廟嚴配祖宗合更率舞之名仰詠累功之盛恭惟信祖睿和皇帝夭輔其德岳降其神源發崑丘九曲遐通於溟渤日騰陽谷四方咸仰於貞明大

志克仲嘉猷永播聲屬登三之運爰尊得一之名蒸嘗
既達於孝誠綴兆難從於舊式信祖睿和皇帝室酌獻
請奏肅雍之舞恭惟僖祖明憲皇帝茂著王公善修世
德龍蟠大澤動施雷雨之恩鳳舞高岡上絶雲霓之勢
爰符廣運式薦鴻名豆籩方備於祭儀干戚雜陳於舞
位僖祖明憲皇帝室酌獻請奏章德之舞恭惟義祖翼
順皇帝善馭英豪允兼文武雄心莫測吞七澤於胸中
戎略素深運三宮於掌内蓋有貽孫之慶遂資啟帝之

祥遺音廣備於詠歌盛禮克昭於禋祀義祖翼順皇帝室酌獻請奏善慶之舞恭惟慶祖章肅皇帝英華發外清明在躬龍德終潛莫契飛天之義龜書不出孰為受命之符大功昔啟於覇圖景命令鍾於聖緒遂正居尊之號以伸念始之情仍舉象功更符章德慶祖章肅皇帝室酌獻請奏觀成之舞

七月太常卿邊蔚上言王者誕膺駿命光啟皇圖應天順人之期時聞有異制禮作樂之道理亦同歸所以堯

作大章周為大武克表欽明之運爰形蹈厲之容歷代而然舊章斯在伏惟皇帝陛下上承帝祉下感人心必修逸禮而秩無文執古道而御今有朱絃寶瑟將觀清廟之登歌方澤圓丘欲祀二儀而展禮爰詔執事俾昜舊章庶成雅頌之聲仰達神明之德臣學窺周孔職嗣夷夔諧虞庭之八音未觀率舞審姬朝之六奏徵辨象成輙變大予以明光宅所議改舞名遠自秦漢下洎隋唐六代之舞不全四懸之器徒在陳周之後唯有大部

大舞之曲歷代相沿以爲二舞祖孝孫曰文舞曰治康武舞曰凱安貞觀中復有功成慶善樂爲九功舞秦王破陣樂爲七德舞近朝多故舞位虛陳雖未至於盡亡實罕明於述作俟五兵不試九序載歌特委名臣重修盛禮使朱干王戚無差綴兆之容大夏雲門復振鏗鏘之韻臣今沿革止異名言具修如別前朝改祖孝孫所定二舞名文舞曰治安之舞武舞曰振德之舞今請改治安爲政和之舞振德爲善勝之舞前朝改貞觀中二

舞名文舞曰觀象之舞武舞曰講功之舞今請改觀象
為崇德之舞講功為象成之舞又議改十二成在昔周
邦善行古道奏六代之樂則大章大濩之倫列九夏之
名乃皇夏肆夏之類及至梁室為十二雅之樂唐朝改
雅為和前朝改和為成皆用殊時之制臣今改成為順
十二順樂曲名祭天神奏禋成請改為昭順之樂祭地
祇奏順成請改為寧順之樂祭宗廟奏裕成請改為肅
順之樂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成請改為感順之樂皇

帝臨軒奏政成請改為治順之樂王公出入奏弼成請改為忠順之樂皇帝食舉奏德成請改為康順之樂皇帝受朝皇后入宫奏扆成請改為雍順之樂皇太子軒懸出入奏裔成請改為温順之樂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慶成請改為禮順之樂郊廟俎入奏騂成請改為禋順之樂皇帝祭享酌獻讀祝及飲福受胙奏壽成請改為福順之樂梁武帝改九夏為十二雅以協陽律陰呂十二管旋相之義祖孝孫改為十二和開元中乃

益三和前朝去三和改一雅臣今以爲名旣異時作宜
稽古今去其雅只用十二順之曲祭孔宣父齊太公廟
降神奏師雅請同用禮順之樂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
行同用弼成請同用忠順之樂享先農及籍田同用順
成請同用寧順之樂正冬仗公卿入並奏忠順之樂皇
帝坐奏治順之曲皇帝舉爵奏康順之曲羣臣會畢降
階奏忠順之曲公卿獻壽奏福順之曲公卿出奏忠順
之曲皇帝謁太廟用樂歌詞降神用文舞奏肅順之曲

皇帝行奏治順之曲登歌酌獻奏感順之曲迎俎奏禋
順之曲皇帝飲福奏福順之曲送文舞出迎武舞入奏
忠順之曲武舞奏善勝之曲徹俎奏肅順之曲送神奏
肅順之曲皇帝南郊大禮歌祠降神用文舞奏昭順之
曲皇帝行奏治順之曲登歌奠玉幣奏感順之曲迎俎
奏禋順之曲皇帝初獻奏福順之曲亞獻同奏福順之
曲皇帝飲福奏福順之曲送神文舞出迎武舞入奏忠
順之曲武舞奏善勝之曲送神奏昭順之曲

世宗顯德元年即位有司上太祖廟室酌獻奏明德之舞

五年六月命中書舍人竇儼叅詳太常雅樂十一月翰林學士竇儼上疏論禮樂刑政之源其一曰請依唐會要所分門類上自五帝迄于聖朝凡所施為悉命編次凡闗禮樂無有闕漏名之曰大周通禮禮院掌之其二曰伏請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于聖朝凡樂章沿革總次編録繫于歷代樂録之後永為定式名之曰大周

正樂俾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務在齊肅詔曰竇儼所上
封章陳備政要舉當今之急務疾近世之因循器識可
嘉辭理甚當故能立事無愧莅官所請編集大周通禮
大周正樂宜依仍令於内外職官前資前名中選擇文
學之士同共編集具名以聞委儼總領其事所須紙筆
下有司供給
六年正月樞密使王朴上疏云臣聞禮以顯形樂以治
心禮樂者聖人之大教也形體順於外心氣和於内而

不治者未之有也故理定必制禮功成必作樂一人作之於上萬人化之於下政令不嚴功力不勞而天下理者禮樂也行政者禮也成禮者樂也故聖人盡心焉夫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樂既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皇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鍾之聲為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次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黄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為均均有七調合八十

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將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賓旅恢政教厚風俗以其功德之形容告於神明俾百代之後知邦國之所繇興風教之所繇行者也宗周而上率繇斯道自秦而下旋宫聲廢洎東漢雖有太子丞鮑鄴興之亦人亡而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黄鐘之宫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鐘蓋不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復古道故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

旋宫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懸之器方無啞者所以知
太宗之道與三五同功馬安史之亂京都為墟器之與
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紕繆逮乎黄巢之餘工器
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酌詳終不知其制度時
有太常博士商盈孫按周官考工記之文鑄鎛鐘十二
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慶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
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逮乎魏梁後唐歴晉
與漢皆享國不逺未暇及於禮樂至於十二鎛鐘不問

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黄鐘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絶樂之缺壞無甚於今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上黨一戰弁胡喪氣東西二征秦吳開境大功既著思復三代之風遺文絶編咸令遐訪墜典廢務無不聿修宗廟朝廷之儀車服物象之數於是乎昭明遠召樂懸親自考聽知其亡失深動上心乃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初家和會以臣曾

學律歷宣示古今樂録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
遂依唐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黄鍾
之管與見在黄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
十二律管以為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
宣聲長九尺張絃各如黄鍾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
為林鍾第三絃三尺設柱為太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
分設柱為南吕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為姑洗第
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為應鍾第七絃六尺三寸

三分設柱為大呂第八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為蕤賓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為夷則第十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為夾鐘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為無射第十二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為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為黄鐘之清聲十二聲中施用七聲迭為均焉均之主者宫也徵商羽角變宫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繇之出焉旋宫

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恐未詳悉望下中書門下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校其得失然後依調制八曲十四調曲有數百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調之黃鍾之宮聲今詳其音數内三曲即是黃鍾宮聲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樂至於用曲多與禮文相違既不敢用唐爲則臣又慚學獨力未能備究古今亦望集多聞知禮之者上本古典下順常道定其義理於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何曲聲數長短幾變

成議定而制曲方可久長行用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并所定尺所吹黄鐘管所作律準謹並上進去聖踰遠獨學難周莫副天心空塵聖鑒疏奏帝善之乃詔尚書省集百官詳定兵部尚書張昭等獻議曰伏覩樞密使王朴奏太常寺樂懸鐘石不和令依古準法均調月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定八十四調以下太常寺教習三十五調訖望集衆官詳議於何月行何禮用何曲調及聲數變數欲議定而製曲者伏奉命敕據王朴所奏事

下尚書省集三省官翰林學士御史臺太常寺官員及禮官博士等同商榷前代沿革典故并據所習新聲律準管尺等叅詳可否議定奏聞者臣等聞昔帝鴻氏之制樂也將以範圍天地協和人神張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鳧氏鑄金伶倫截竹為律呂相生之管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管絃宣之於鐘石然後覆載之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氣從律而不姦五聲成文而不亂空

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還宫之法備於大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淩夷漢初制氏所調唯存鼓舞旋宫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行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别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準調旋相為宫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為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吕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準法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樂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説六十六法寂寥不嗣梁武帝素

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領八音又引古五造二變之音旋相為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絶隋朝初定雅樂羣黨沮議歴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領月律五更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為宮復為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儒官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隋代郊廟所奏唯黄鐘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但七調而已其餘五

鐘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縵九部迄於革命未能改更
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寶嘗所均
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並懸鐘石俱奏七始之音復
振四廂之韻皆調自安史亂離咸秦盪覆崇牙樹羽之
器掃地無餘戞擊搏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
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絶臣等竊以音之所起出自人
心夔曠不能長存人事不能常泰人亡則音息世亂則
樂隳苟若不深知禮樂之情安明制作之本伏惟皇帝陛

下心苞萬化學富三雍覲兵耀武之功已光鴻業尊祖
禮神之致尤軫皇情乃睠奉嘗痛淪樂職親閱四懸之
器思復九奏之音爰命庭臣重調鐘律臣等據樞密使
王朴條奏校京房之律法練梁武之道音考鄭譯寶嘗
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黍累以審其度聽聲詩
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施
於鐘簴足洽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於太常寺集命太
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鐘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凌

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朝大禮合用十二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甞行廣順中太常卿邊蔚奉勑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舞曲歌詞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曲新法曲調聲韻不恊請下太常寺簡詳校試如或乖什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永為一代之法以光六樂之書議上詔曰禮樂之重國家所先近朝以來雅音全廢雖時運之多故亦官守之因

循遂使擊拊之音空留梗槩旋相之法莫究指歸樞密
使王朴博識古今懸通律吕討尋舊典撰集新聲復六
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其王朴所奏旋宫新詞宜依
張昭等議狀施行仍令有司依調製曲其閒或有凝滯
更取王朴裁酌施行先是雅音廢墜乆矣累朝已來未
能考正是歲將立歲仗有司以崇牙樹羽宿設于殿庭
帝因親臨樂懸試其聲奏見鐘磬之類有施而不擊者
訊於工師皆不能對帝甚惻然乃命翰林學士判太常

事實儼參詳其失又命朴考正其聲朴因獻是議及以所作律准上進帝覽而稱善因命百議而行之

恭帝以顯德六年六月即位有司奏世宗廟酌獻舞定功之舞

夷樂

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禁昧兜離是其數也詳夫納於魯廟獻於漢庭求之歷代貴亦多矣各所以象風俗和人神娛耳目者也智者審之雖夷夏不同而享樂無

異王者聲被八表德及四荒向化而來重譯而止亦符會昌之期也

周成王時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是以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韎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敬王時魯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今在祝其縣孔子攝相事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

旄羽袚矛戟劒楯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歴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心怍麾而去之

漢髙祖初為漢王還伐三秦時板楯蠻為漢前鋒俗喜歌舞喜音虚記切髙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俞舞也

武帝時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得胡角傳其法於西京横吹

雙角即胡舞也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樂舞後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黄鵠龍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黄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

後漢安帝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撣音檀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諫議大夫陳禪離席舉手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尚書陳忠劾奏禪廷訕明政有詔勿收

前凉張重華據凉州時天竺國重四譯來貢其樂樂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絃笛毛圓銅鼓都曇銅鼓等九種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矢曲後梁吕光既滅龜茲因得其樂樂器有竪箜篌琵琶五絃笙笛簫觱篥毛圓鼓都曇鼓荅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銅鼓具等十五種為一部工二十二人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婆伽兒舞曲有小天疎勒監吕氏亡其樂亡散後魏有中原復獲之至隋有西龜茲之號凡三部開元中大盛於時

後魏大武既平北燕馮氏通西域得疏勒安國等樂疏勒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絃笛簫觱篥荅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十種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元利死讓樂舞曲有遠解曲有鹽曲安國樂有箜篌琵琶五絃笛簫雙觱篥正鼓和銅鈸等簫小觱篥桃皮觱篥齊鼓擔鼓具等十四等為一部工十八人歌曲有歌芝栖舞曲有舞枝棲

北齊文宣愛龜茲樂每彈嘗自擊胡鼓和之後周武帝

保定五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得其所獲康國龜兹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初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款附乃得其妓教習以備享宴之禮又云康國起自周閔帝聘北狄女為后得所獲西戎狄伎因得其聲樂器有笛正鼓銅鈸等為一部工七人並於太樂習焉採用其聲被於鐘石取周官制陳之又云武帝娉虜女為后西域諸國來媵如龜兹疎勒康國之樂大聚長安胡兒令鶏人白智通教習雜以新聲

天和六年省掖庭四夷樂

建德六年既平北齊威振海外高麗百濟二國為獻共樂列於樂部謂之國伎

隋高祖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樂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兹伎七曰文康伎又雜有踈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六年高昌國獻聖明樂曲帝令知音者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客先獻於前奏之胡夷大驚

煬帝大業中平林邑國獲扶南樂工及其匏琴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轉寫其聲又云五方師子舞獅子摯獸出於西南夷天竺獅子等國綴毛為之人居其中像其俛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秉拂為習弄之狀五獅子各位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

樂舞扑以足持繩者服飾作崑崙狀是時帝定清樂西京龜玆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為九部樂器工衣創造既成大備於玆矣臣欽若等曰清樂禮畢二部中夏之樂餘七部並夷樂也

唐太宗貞觀中平高昌國收其樂付太常初高祖武德中因隋舊制奏九部樂至是增為十部又滅百濟高麗二國盡得其樂則天時高麗樂猶二十五曲貞元末惟能習一曲衣服亦漸失其本風矣中宗時百濟曲工人死散開元中岐王範為太常卿復奏置焉

中宗神龍二年三月并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疏曰比

見都邑坊市相率為渾脫駿馬胡服名為蘇莫遮非雅
樂也疏奏不報
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勅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浸成
俗因循已久自今已後無問蕃漢即宜禁斷乞寒者本
西國外蕃之樂也中宗神龍二年并州清源縣尉呂元
泰睿宗景雲二年左拾遺韓朝宗先天二年中書令張
說皆上疏諫之至是乃禁
德宗貞元十六年正月南詔異牟尋作奉聖樂因西川

押雲南八國使帛皐以進帝御麟德殿以閱之

十八年正月驃國王獻樂凡一十二曲以樂工三十五人來朝其國與天竺相近故多演釋氏之詞每為曲皆齊聲唱各以兩手十指齊開齊飲為赴節之狀一低一昂未嘗不相對有類中國柘枝舞也

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

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討論

傳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故有順有體有宜然後沿革之道殊損益之文異是以博聞強識之士司局宿業之官憤悱於函丈之下戒懼乎委巻之失詢求用捨博訪遺逸稽合乎同異折中乎今

昔蓋有意於化民成俗著誠去偽達神明之德同天地之節者矣故其周旋裼襲之數吉凶賓嘉之典弛張因襲之本法度經緯之義咸得而觀焉蓋先儒之嘉論作者之遺意於是乎在矣

孔子為魯大夫哀公問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謙不答也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繇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

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昬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言君子以此故尊禮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教百姓使其不廢此上事之期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以治文飾以為尊卑之差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言語也筭數也即就也醜類也幾附纓之也言君子既尊禮民以為

順乃復語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不俱足也哀公又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已猶大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為已重乎先聖周公也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固不固言吾鄙陋故固也請少進欲其為言以曉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

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有夫婦之禮焉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興復之　子張子貢言游侍坐於孔子縱言至於禮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居女三人坐也使之坐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也對應　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

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特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辯近於給）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衆人之母言子產慈仁多不矜莊又與子張相反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是慈仁以違禮）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乎禮唯有禮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領猶治也好善也）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

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饗存生之善者也郊有后稷社有勾龍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言禮樂足以為政也措猶施行也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

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奥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奥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内莫敢相踰越皆繇此塗出也服體體服也謂萬物之符長皆來為瑞應也衆之所治衆

之所以治也衆之所亂衆之所以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繇法度猶有與阼賓主之處也自目巧以上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蒙矣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子夏問於孔子曰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長人之情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詩讀其為基聲之誤也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為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鐘鼓之聲也棣棣安和

之貌也言君之威儀安和棣棣然則民傚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救之賙恤之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賙恤之則民傚之此非有衰絰之服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言盡於此乎意以為未盡也服猶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之義其說則有五也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

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不遠者只不遠君之氣志也孔甚也施易也從順也畜孝也使萬邦之民競為孝就成也將大也使民之傲禮日有所成至月則大矣起猶行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隳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

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言子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喪上哀言敬為上者疾時尚不能敬也容威儀也孝經曰容止可觀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有乎書策矣言疏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齊斬之喪哀容之體經不能載矣又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恠之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蜡之祭主先嗇也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惡乎齊問豐省之比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歛首足形形體還葬還之言便也言已歛即葬不待三月縣棺而封不設碑綷不備禮封當為窆窆下棺也人豈有非之者哉又問

於孔子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妻子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子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據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故為其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

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館以待事禮也（吉凶不可以同處）

又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竝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不奠務於當葬者）行葬不哀次（不哀次輕於在殯者）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殯當為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其虞也先重而

後輕也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族人之婦不可無統非宗
子雖無主婦可也又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
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
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內喪
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以成服因喪而冠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
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及至
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
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酒為醮冠禮醴重而

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改冠改冠當醴也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饗謂禮之又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筭爵彌吉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孝公隱公之祖父又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祭謂虞祭哭時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恠使重者執事孔子曰天

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又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問已有喪服可以助相識者祭否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又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謂新除喪服也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執事於人之神為其忘哀疾也以擯相可也又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吉日取女之吉日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

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耳

一父母不在則稱伯父母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請請成昏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而致命又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

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服期奔喪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内次然後即位而哭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又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復猶償也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重喻輕也同牢及饋享相飲食之道又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附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為之服齊衰也又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

曰揖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又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車金路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耼曰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老耼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鬼神

（依人者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祝接神者也）主出廟入廟必蹕（蹕止行者）又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又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旅衆）孔子曰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太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如諸侯皆

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太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又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而已不迎尸也又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為其苟語忘哀也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為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為親哀則是妄弔曾子問曰大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君有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

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重喻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於是乎有過時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謂主人也支子則否又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以其有終身之憂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言制禮以為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也又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封當為窆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又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

於宗子之家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此之謂宗子攝大夫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主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祭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爲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布奠謂主人酧賓奠觶於薦北賓奠謂取觶奠於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不舉止旅不歸肉肉俎也謂與祭者留之共燕其辭於賓曰宗

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又問曰宗子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言祭於家若無廟也）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身沒而已（至子可以稱孝）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以用也用此禮祭也）若義也（若順）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首本也誣猶妄也）又問

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與後

言無益無用為

厭時無尸

人以有子孫為成人子不殤父義繇此也

厭飫而已不成其為人

與不成人同

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

祔當為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

此失孔子之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奥迎尸于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

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

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其吉祭特牲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它如成人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始於尸者是謂陰厭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奧之禮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内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為墠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為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

士以下祭子而止又問曰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變日食也反復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已止也數讀為速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舍奠每將舍奠行主夫柩不蚤出不莫宿侵晨夜則近姦寇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

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為無日而慝作豫止也　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痁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吾聞諸老聃云又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復始死招魂　孔子曰善乎何之也善其問難明也　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公館若今縣官館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已者　又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土周塈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塈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

墓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縛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而鈎之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壙而斂葬焉塗近故耳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於墓與成人同墓乃塗遠其葬當與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蓋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成王時賢史也賢猶有所不知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欲其斂於宮中如成人也斂於宮中則葬猶當載之史佚曰吾敢乎哉畏知禮也召公言於周公為史佚問周公曰豈不可言是豈於禮不可不許也使佚行之失指以為許也遂用召公之言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棺謂斂於棺公儀仲子之

喪檀弓免焉故爲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明友皆在他邦乃袒免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同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前猶故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贊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伯子爲親者隱耳立子非也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據周禮

言偃吳人字子游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子游曰禮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衰絰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禮道則不然與戎狄異人喜則斯陶陶鬱陶也陶斯咏咏謳也咏斯猶猶當為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相近猶斯舞舞手舞也舞斯慍慍怒也慍斯戚戚憤恚也戚斯歎歎吟息也歎斯辟辟拊心也辟斯踊矣踊躍品節斯斯之謂禮舞踊皆有節乃成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

斯倍之矣無能謂心之無所復能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絞衾尸之飾蔞翣棺之墻飾周禮蔞作柳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祭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舍廢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訾病也又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木當為朱春秋作戍衞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子游曰其大功乎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

卜商字子夏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

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又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與及也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封築土為壟堂形四方而高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見若覆夏屋者矣覆謂茨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見若斧者矣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從若斧者焉孔子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馬鬣封之謂也俗間名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莫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詩云縮板以

載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尚庶幾也）衛司徒敬子死（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曾子名參南武城人也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于齊曰喪人其何稱）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貧朽非人所欲）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

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靡侈）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寶來朝於其君）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

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制孔子縣中都宰為司空縣司空為司冦昔者夫子失魯司冦將之荆將應聘於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言汲汲於仕得祿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所謂致死之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所謂致生之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非其說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

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嬰猶鷖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哀穆公之母卒穆公魯哀公之曾孫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問居喪之禮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對曰申也聞之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子喪父母尊卑同有子名若魯人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言禮者敬而已矣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

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言其大儉偪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窆則歸不留賓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畧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示牢具

仲梁子魯人也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斂者動摇尸帷堂為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何異與君

子寧為是乎言傷廉也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既饗歸俎所以厚之也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又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乃有席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末世失禮之為

縣子魯人也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君無哭隣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以其不外交今

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言時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以權微勸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明不當哭於是與哭諸縣氏

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也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栁若衛人也子思之母死於衛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栁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吾何慎哉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

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討論第二

魏蔣濟為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以舜本姓嬀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竝有理據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得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

濟曰夫蚪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蚪龍也麒麟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麟虎也如玄之說虞已上豺獺之不若邪臣以為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遠而就通其義

吳張昭弱冠察孝廉不就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髙辭麗甚可嘉

美愚意褊淺切有疑焉蓋乾坤剋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
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
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
仰萬夫所天恃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等尊尊有殺故
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緦麻服之
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
建事之義則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絶之義不拘於協況乃
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

是時魯人嘉之也何鮮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謂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瀋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又云昭與王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

晉蔡謨為太常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否庾氷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座於時有謂邵為不得禮意苟或從之是勝人之一失謨遂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梓慎裨竈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云聖人垂制不為變異預廢乎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誠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誠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故孔

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喪不見星而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見星也而卲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旣過猶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況聞天眚將至行慶樂之會於禮乖矣禮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旣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引此可謂失其義旨劉卲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荀令

所言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誤矣後君子將擬以為式故正之云爾於是氷從衆議遂以郤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郤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為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衍謬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議

宋傅亮為中書令時御史中丞蔡廓疑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廓書曰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

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皇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令抄疏如别又海西即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豈非下皇子耶此文今具在也永和中蔡公為司徒司馬簡文為撫軍開府對録朝

政蔡為正司不應反在儀同之下而於時位次相王在
前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卿
尹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也廓答曰揚州位居卿尹之
下嘗亦為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復無明文云
皇子加殊禮齊獻王為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
以秀為驃騎轉齊王為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
子便在公右則齊王本以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
明知故依見位為次也又齊王為司空賈充為太尉俱

録尚書畧事嘗在充後潘正叔奏公羊事於時三録梁
王彤為衛將軍署在太尉隴西王泰司徒王玄沖下近
太元初賀新宫成司馬太傅為中軍而以齊王柔之為
賀首立安帝為太子上禮徐邈為郎位次亦以太傅在
諸王下又謁李太后宗正尚書符令以高密王為首時
王東亭僕射王徐皆是近世識古今者足下引式乾公
王吾謂未可為據其云上出式乾古傳中彭城王植荀
組潘岳嵇紹杜斌然後道足下所疏四王在三司之上

反在黄門郎下有何義且四王之下則云大將軍梁王彤車騎趙王倫然後云司徒王戎耳梁趙二王亦是皇子屬尊位齊在豫章王常侍之下又復不通蓋書家指疏時事不必存其班次式乾亦是私宴異於朝堂如令舍章西堂足下在僕射下侍中在尚書下耳來示又云曾祖與簡文對録位在簡文下吾家故事則不然令寫如别王姬身無爵位故可得不從夫而以王女為尊皇子出任則有二位二位則依朝復示之班序唯引太

和赦文差可為言然赦文前後亦參差不同太宰上公自應在大司馬前耳簡文雖撫軍時已授丞相殊禮又中外都督故以本任為班不以督中外便在公右也今護軍總方伯而位次故在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

建平王宏為左僕射孝武建武元年六月湘東國太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為取七月未詳服勑禮官議正博士丘邁之議案吳商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為忌謂正閏論雖各有所

執商議為允宜以今六月為忌宏謂邁之議不可准據
按晉世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
七月為祥忌
南齊王儉為尚書左僕射時竟陵王子良母太妃以七
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儉
議以為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令遠則不待近必相須
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外雜則遠還之
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

朞而毀廢子在家亦不待嫡而況諸妃正體宫室中軍長貟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緦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

後魏裴延儁宣武時為司州别駕加鎮遠將軍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

李謐涿郡人少好學博通諸經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

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

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竝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顧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子

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余切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紀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析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較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按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旨然是先賢之

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盡美未盡善也然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室當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

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
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
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
按圖察義畧可驗矣故篇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較之
户牖則數叶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
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
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
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

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搆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請施政及記二三得允求之古義竊為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

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金火用事交與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以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及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中

門還處路寢閏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制同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歛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諸路寢則列

其左右房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蹶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搆思王爾營度亦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

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為鄭學者茍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户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户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窻若為三尺之户二尺之窻窻户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

之衆塗墍無筭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扆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不自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朴殷周尚文造制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

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宫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是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云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

五室之制旁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
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
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
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
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為外基其中五十四尺
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
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
出入斯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

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𢜣然竊以為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窓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為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像可謂因偽飾詞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為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常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

誚脫有深賞君子覽而揣之儻或存焉

隋劉炫為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絕傍朞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駮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繇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禄之義族人與宗子雖踈遠猶服縗三月良繇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

踈自此始矣遂寢其事

唐張東之聖歴初為鳳閣舍人時弘文館直學士王元感著論云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東之著論駁之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按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預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婚禮納采納徵皆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為太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

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内不圖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内故譏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三年而圖婚也按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以長厯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經書十二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

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丘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逮況丘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争惟争一月不争一年其二十五月除喪谿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殂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

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十二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驗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殂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册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殂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閒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殂在十一月淹停至殯訖方始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

則殂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也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閒傳云朞而小祥食菜果又朞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朞之喪三年也朞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

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是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者竝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脩輙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記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蒼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溥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竝相符會列於學官年代已久

今無端搆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間一月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又解禫云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也今皆二十七月復常從鄭議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為免服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其議本同竊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蓋悲慕之懷未盡而踊擗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邈

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云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今吾子将徇情棄禮實為乖僻夫棄縗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為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懸也不能過制為姊服鯉也不能過朞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已也至若孔鄭何杜之徒竝命代挺生範模來裔宫牆積仞未易可窺但鑚仰不休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虚肆莠言請所有掎

擿先儒顧且以時消息時人以東之所駁頗合於禮典
顔真卿為憲部尚書肅宗復西京將還宮闕遣左司郎
中李巽先行告宗廟之禮有司撰祝文稱嗣皇帝真卿
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稱嗣可乎器遽改之中旨
宣勞以為明儒深達禮典

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二